

黃帝陰符經集注

经名：黄帝阴符经集注。原题伊尹等七家注。约成书於唐代。一卷。底本出处：《正统道藏》洞真部玉诀类。另有《四库全书》本、《汉魏丛书》本等。

- [黄帝阴符经注序](#)
- [黄帝阴符经集注](#)

黄帝阴符经注序

蜀相诸葛亮撰

所谓命者，性也。性能命通，故圣人尊之，以天命愚其人而智其圣。故曰天机张而不死，地机弛而不生。观乎《阴符》，造化在乎手，生死在乎人。故圣人藏之於心，所以陶甄天地，聚散天下而不见其迹者，天机也。故黄帝得之以登云天，汤武得之以王天下，五霸得之以统诸侯。夫臣易而主难，不可以轻用。太公九十非不遇，盖审其主焉。若使哲士执而用之，立石为主，刻木为君，亦可以享天下。夫臣尽其心而主反怖，有之不亦难乎？呜呼，无贤君则义士自死而不仕，莫若散志岩石以养其命，待生於泰阶。世人以夫子为不遇，以秦仪为得时，不然，志在立宇宙，安能驰心下走哉？文夫所耻。呜呼，后世英哲审而用之，范蠡重而长，文种轻而亡，岂不为泄天机？天机泄者，沉三劫宜然。故圣人藏诸名山，传之同好，隐之金匱，恐小人窃而弄之。

黄帝阴符经集注

伊尹、太公、范蠡、鬼谷子、诸葛亮、张良、李筌注

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，尽矣。序首故天有五贼，见之者昌。

太公曰：其一贼命，其次贼物，其次贼时，其次贼功，其次贼神。贼命以一消，天下用之以味。贼物以一急，天下用之以利。贼时以一信，天下用之以反。贼功以一恩，天下用之以怨，贼神以一验，天下用之以小大。鬼谷子曰：天之五贼，莫若贼神，此大而彼小，以小而取大，天地莫之能神，而沉於人乎？筌曰：黄帝得贼命之机，白日上升；殷周得贼神之验，以小灭大；管仲得贼时之信，九合诸侯；范蠡得贼物之急，而霸南越；张良得贼功之恩，而败强楚。

五贼在乎心，施行乎天。宇宙在乎手，万化生乎身。

太公曰：圣人谓之五贼，天下谓之五德。人食五味而生，食五味而死，无有怨而弃之者也。心之所味也亦然。鬼谷子曰：贼命可以长生不死，黄帝以少女精炁感之，时物亦然。且经冬之草，覆之而不死，露之即见伤，草木植性，尚犹如此，况人万物之灵，其机则少女以时。广成子曰：以为积火焚五毒，五毒即五味，五味尽，可以长生也。筌曰：人因五味而生，五味而死，五味各有所主，顺之则相生，逆之则相胜，久之则积炁熏蒸，人腐五脏，殆至灭亡。代人所以不能终其天年者，以其生生之厚矣。是以至道淡然，胎息无味。神仙之术百数，其要在抱一守中；少女之术百数，其要在还精采炁；金丹之术百数，其要在神水华池；治国之术百数，其要清净自化；用兵之术百数，其要在奇正权谋。此五事者，卷之，藏於心，隐於神；施之，弥於天，络於地。宇宙瞬息，可在人之手；万物荣枯，可生人之身；黄帝得之，先固三宫，后治万国，鼎成而驭龙上升於天也。

天性，人也。人心，机也。立天之道，以定人也。

亮曰：以为立天定人，其在於五贼。

天发杀机，龙蛇起陆。人发杀机，天地反覆。

范曰：昔伊尹佐殷，发天杀之机，克夏之命尽而事应之。故有东征西夷怨，南征北狄怨。太公曰：不耕，三年大旱；不鉴，十年地坏。杀人过万，大风暴起。亮曰：按楚杀汉兵数万，大风杳冥昼晦，有若天地反覆。

天人合发，万变定基。

良曰：从此一信而万信生，故为万变定基矣。筌曰：大荒大乱，兵水旱蝗，是天杀机也。虞舜陶甄，夏禹拯骸，殷系夏台，周囚羑里，汉祖亭长，魏武乞丐，俱非王者之位，乘天杀之机也。起陆而帝，君子在野，小人在位，权臣擅威，百姓思乱，人杀机也。成汤放桀，周武伐纣，项籍斩嬴婴，魏废刘协，是乘人杀之机也。覆贵为贱，反贱为贵，有若天地反覆，天人之机合发，成败之理宜然。万变千化，圣人因之而定基业也。

性有巧拙，可以伏藏。

良曰：圣人见其巧拙，彼此不利者，其计在心；彼此利者，圣哲英雄道焉。况用兵之务哉？筌曰：中欲不出谓之启，外邪不入谓之闭。外闭内启，是其机也。难知如阴，不动如山，巧拙之性，使人无间而得窥也。

九窍之邪，在乎三要，可以动静。

太公曰：三要者，耳、目、口也。耳可凿而塞，目可穿而眩，口可利而讷。兴师动众，万夫莫议其奇。在三者，或可动或可静之。筌曰：两叶掩目，不见泰山；双豆塞耳，不闻雷霆；一椒掠舌，不能立言；九窍皆邪，不足以察机变。其在三者，神、心、志也。机动未映，神以随之；机兆将成，心以图之；机发事行，志以断之。其机动也，与阳同其波，五岳不能镇其隅，四渎不能界其维；其机静也，与阴同其德，智士不能运其荣，深闻不能窥其谋，天地不能夺其时，而况於人乎？

火生於木，祸发必克。奸生於国，时动必溃。知之修炼，谓之圣人。

筌曰：火生於木，火发而木焚。奸生於国，奸成而国灭。木中藏火，火始於无形。国中藏奸，奸始於无象。非至圣不能修身炼行，使奸火之不发。夫国有无军之兵，无灾之祸矣。以箕子逃而缚裴牧，商容囚而耄叔哭。

天生天杀，道之理也。

良曰：机出乎心，如天之生，如天之杀，则生者自谓得其生，死者自谓得其死。

天地，万物之盗；万物，人之盗；人，万物之盗。三盗既宜，三才既安。

鬼谷子曰：三盗者，彼此不觉知，但谓之神。明此三者，况车马金帛，弃之，可以倾河填海，移山覆地，非命而动，然后应之。筌曰：天地与万物生成，盗万物以衰老。万物与人之服御，盗人以骄奢。人与万物之上器，盗万物以毁败，皆自然而往，三盗各得其宜，三才递安其任。

故曰：食其时，百骸理。动其机，万化安。

鬼谷子曰：不欲今后代人君，广敛珍宝，委积金帛，若能弃之，虽倾河填海，未足难也。食者所以治百骸，失其时而生百病。动者所以安万物，失其机而伤万物。故曰时之至间，不容瞬息，先之则太过，后之则不及，是以贤者守时，不肖者守命也。

人知其神而神，不知其神所以神也。

筌曰：人皆有圣人之圣，不贵圣人之愚。既睹其圣，又察其愚。既睹其愚，复睹其圣。故《书》曰：专用聪明，则事不成，专用晦昧，则事皆勃。一明一晦，众之所载。伊尹洒保，太公屠牛，管仲作革，百里奚卖粥，当衰乱之时，人皆谓之不神及乎逢成汤，遭文王，遇齐桓，值秦穆，道济生灵，功格宇宙，人皆谓之至神。

日月有数，大小有定。圣功生焉，神明出焉。

鬼谷子曰：后代伏思之，则明天地不足贵，而况於人乎？筌曰：一岁一三百六十五日，日之有数，月次十一二，以积闰大小，余分有定，皆禀精炁自有，不为圣功神明而生。圣功神明，亦禀精炁自有，不为日月而生。是故成不贵乎天地，败不怨乎阴阳。

其盗机也，天下莫能知。君子得之固躬，小人得之轻命。

诸葛亮曰：天子太公，岂不贤於孙、吴、韩、白？所以君子小人异之。四子之勇，至於杀身，固不得其主而见杀矣。筌曰：季主凌夷，天下莫见凌夷之机，而莫能知凌夷之源。霸王开国之机，而莫能知开国之源。君子得其机，应天顺人，乃固其躬。小人得其机，烦兵黷武，乃轻其命。《易》曰：君子见机而作，不俟终日。又曰，知机其神乎？机者易见而难知，见近知远。

瞽者善听，聋者善视。绝利一源，用师十倍；

三反昼夜，用师万倍。

尹曰：思之精，所以尽其微。良曰：后代伏思之，耳目之利，绝其一源。筌曰：人之耳目，皆分於心，而竟於神。心分则机不精，神竟则机不微，是以师旷熏目而聪耳，离朱漆耳而明目、任一源之利，而反用师於心，举事发机，十全成也。退思三反，经昼历夜，思而后行。举事发机，万全成也。太公曰：目动而心应之，见可则行，见否则止。

心生於物，死於物，机在於目。

筌曰：为天下机者，莫近乎心目。心能发目，目能见机。秦始皇东游会稽，项羽目见其机，心生於物，谓项良曰：彼可取而代之。晋师毕至於淮淝，苻坚目见其机，心死於物，谓苻融曰：彼勍敌也，胡为少耶？则知生死之心在乎物，成败之机见於目焉。

天之无恩而大恩生。迅雷烈风，莫不蠢然。

良曰：熙熙哉。太公曰：诚惧致福。筌曰：天心无恩，万物有心，归恩於天。老子曰：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是以施而不求其报，生而不有其功。及至迅雷烈风，威远而惧迓。万物蠢然而怀惧，天无威而惧万物，万物有惧而归威於天。圣人行赏也，无恩於有功。行伐也，无威於有罪。故赏罚自立於上，威恩自行於下也。

至乐性余，至静性廉。

良曰：夫机在於是也。筌曰：乐则奢余，静则贞康。性余则神浊，性廉则神清。神者智之泉，神清则智明。智者心之府，智公则心平。人莫鉴於流水，而鉴於澄水，以其清且平。神清意平，乃能形物之情。夫圣人者，不淫於至乐，不安於至静，能栖神净乐之间，谓之守中。如此，施利不能诱，声色不能荡，辩士不能说，智者不能动，勇者不能惧。见祸於重开之外，虑患於杳冥之内，天且不违，而况於兵之诡道者哉。

天之至私，

尹曰：治极微。

用之至公。

良曰：其机善，虽不令天下而行之。天下所不能知，天下所不能违。筌曰：天道曲成万物而不遗。椿菌鹏鷃，巨细修短，各得其所，至私也。云行雨施，雷电霜霰，生杀之均，至公也。圣人则天法地，养万民，察劳苦，至私也。行正令，施法象，至公也。孙武曰：视卒如爱子，可以俱死。视卒如婴儿，可与之赴深溪。爱而不能令，譬若骄子，是故令之以文，齐之以武。

禽之制在炁。

太公曰：岂以小而相制哉？尹曰：炁者天之机。筌曰：玄龟食蟒，鸛隼击鹄。黄腰啖虎，飞鼠断猿，蜃蛭啖鱼，狼狽啖鹤。余甘柔金，河车服之无穷化玉，雄黄变铁，有不灰之木，浮水之石。夫禽兽木石得其炁，尚能以小制大，况英雄得其炁，而不能净寰海而御宇宙也？

生者，死之根；死者，生之根。恩生於害，害生於恩。

太公曰：损己者物爱之，厚己者物薄之。筌曰：谋生者，必先死而后生。习死者，必先生而后死。鶡冠子曰：不死不生，不断不成。孙武曰：投之死地而后生，致之亡地而后存。吴起曰：兵战之场，立尸之地，必死则生，幸生则死。恩者害之源，害者恩之源。吴树恩於越而害生，周立害於殷而恩生。死之与生也，恩之与害相反纠缠也。

愚人以天地文理圣，我以时物文理哲。

太公曰：观鸟兽之时，察万物之变。筌曰：景星见，黄龙下，翔凤至，醴泉出，嘉谷生，河不满溢，海不扬波，日月薄蚀，五星失行，四时相错，昼冥宵光，山崩川涸，冬雷夏霜，愚人以此天地文理，为理乱之机。文思安安，光被四表，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。六府三事无相夺伦，百谷用成，兆民乂康；昏主邪臣，法令不一，重赋苛政，上下相蒙，懿戚贵臣骄奢淫纵，酗酒嗜音，峻宇雕墙，百姓流亡，思乱怨上。我以此时物文理，为理乱之机也。

人以虞愚，我以不虞愚，人以期其圣，我以不期其圣。

筌曰：贤哲之心，深妙难测。由巢之迹，人或窥之。至於应变无方，自机转而不穷之智，人岂虞之？以迹度心，乃为愚者也。

故曰：沉水入火，自取灭亡。

良曰：理人自死，理军亡兵。无死则无不死、无生则无不生，故知乎死生，国家安宁。

自然之道静，故天地万物生。

尹曰：静之至，不知所以生。

天地之道浸，故阴阳胜。

良曰：天地之道，浸微而推胜之。

阴阳相推变化顺矣。

良曰：阴阳相推激，至於变化在於目。

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之，因而制之。

良曰：大人见之为自然，英哲见之为制，愚者见之为化。尹曰：知自然之道，万物不能违。故利而行之。

至净之道，律历所不能契。

良曰：观鸟兽之时，察万物之变，鸟兽至净，律历所不能契，从而机之。

爰有奇器，是生万象。八卦甲子，万一决也。神机鬼藏。

良曰：六癸为天藏，可以伏藏也。

阴阳相胜之术，昭昭乎进乎象矣。

亮曰：奇器者，圣智也。天垂象，圣人则之。推甲子，画八卦，考蓍龟，稽律历，则鬼神之情，阴阳之理，昭着乎象，无不尽矣。亮曰：八卦之象，申而用之；六十甲子，转而用之。神出鬼入，万明一矣。良曰：万生万象者，心也。合藏阴阳之术，日月之数，昭昭乎在人心矣。广成子曰：甲子合阳九之数也。卦象出师众之法，出师以律，动合鬼神，顺天应时，而用鬼神之道也。